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七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七

禮儀部二十四 太子納妃 冊公主 冊拜諸侯王 嗣立 廢嫡立庶 為人後 異姓為後

太子納妃一

原漢制皇太子納妃奉常迎時叔孫通定禮以天子無親迎之義皇太子以奉常迎也 晋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璧羊馬三駟 東晋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王彪

之上書曰或者虎取威猛有斑彩蔚玉象德而有潤澤珪璋亦玉之美者豹皮彩蔚以譬君子王肅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鴈羊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叙宴二宮隊主副司徒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在會又詔令小會可停伎樂時有臨川曹太妃喪　明帝太始五年有司奏按晋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用璧一獸皮二未詳所准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今皇太子婚納徵禮合用璋豹皮及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議

依經史記更正若應用者為各用一為用兩博士裴昭明按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曰束帛以致命兩皮庭實皮鹿皮晉納妃以獸皮二獸豹雖文禮所不用羆吉祥婚典不及珪璋美為用各異今儲后聘納宜准經誥兼太常丞孫詵議以為聘幣之典損益惟我今儲后崇聘禮光訓遠皮玉之美宜盡輝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博士虞龢議按儀禮直云玄纁束帛儷皮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璧非虚作也虎豹皮

居然用兩璋宜仍舊各一參議詵穌二議不異今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穌議為允詔可　齊武帝永明年中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服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　北齊皇太子納妃禮皇帝遣使納采有司備禮物會畢使者受詔而行主人迎於大門外禮畢會於廳事其次問名納吉並如納采納徵則使司徒及尚書令為使備禮物而行請期則以太常宗正卿為使如

納采親迎則太尉為使三日妃朝皇帝於朝陽殿又朝皇后於宣光殿擇日羣臣上禮他日妃還又他日皇太子拜閤皇太子及王聘禮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口鴈一隻酒黍稷米麪各一斛納徵用玄三匹纁二匹束帛十匹大璋一虎皮二錦綵六十匹絹二百匹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麪各十斛從車百乘　隋皇太子納妃禮皇帝臨軒使者受詔而行主人俟於廟使者執鴈主人迎拜於大門之東使者

入升自西階立於楹間南面納采訖乃行問名儀事畢主人請致禮於從者禮有幣馬其次擇日納吉如納采又擇日以玉帛乘馬納徵又擇日告期又擇日命有司以特牲告廟冊妃皇太子將親迎皇帝臨軒醮而誡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對曰謹奉詔既受命羽儀而行主人几筵於廟妃服褕翟立於東房主人迎於門外西面拜皇太子荅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主人升立於阼階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俛

伏興拜降出妃父少進西面戒之母於西階上施衿結帨及門内施鞶申之出門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乃御輪三周御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羽儀還宮妃三日雞鳴夙興以朝奠笲音煩於皇帝皇帝撫之又奠笲於皇后皇后撫之席於户牖間妃立於席西祭奠而出　唐皇太子納妃禮臨軒命使行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廟臨軒醮戒親迎同牢朝見並如開元禮

增唐開元禮皇太子納妃其冊妃前一日主人設使

者次使副朝服乘輅持節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次掌嚴奉褕翟衣及首飾内廐尉進厭翟車名於大門之外諸衛帥其屬布儀仗奉冊寶梜者進授使副冊寶内侍西面受之東面授典内典内持入跪置於閤外之梜傅姆贊妃出立於庭中北面掌書跪取冊寶南向司則前贊妃再拜北面受冊寶於掌書南面授妃妃以授司閨司則又贊再拜臨軒醮戒前一日有司設御坐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皇太子進當御坐前東面立皇帝

命之太子既受命遂適妃第至妃氏大門外次主人設几筵醴女如别儀妃服褕翟花鈿立於東房主婦衣禮服鈿釵立於房户外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内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儐者進受命主人迎於門外西面再拜太子荅拜皇太子入當房户前北面跪奠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内廄尉進厭翟於内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母左父母戒畢妃出皇太子授綏御輪三周如常儀仗妃廟見日質明陳布儀仗妃服褕翟加首

飾以出至寢門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皇后褘衣首飾即御座妃奉笲棗栗司饌又執笲腶脩以從皆再拜進奠司設設妃席於户牖之間醴之如儀　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惟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文獻通考

明永樂二年定冊立儀前一日内官設節冊案於東宫内殿設香案於其南設儀仗如常儀設内贊引禮女官各二人至日正副使持節捧冊至左順門以授内官入行

禮皇太子妃具禮服宮人執扇從衛出迎於宮門外禮

畢妃具服詣奉先殿行謁告禮女官導詣宮門俟上具

皮弁服皇后燕居冠服陞座就内殿行禮會典

太子納妃二

原詩唐高宗太子納妃太平公主出降詩曰龍樓光曙

景魯館啟朝扉豔日濃妝影低星降婺暉玉庭浮瑞色

銀牓藻祥徽雲轉花縈蓋霞飄葉綴旗雕軒回翠陌星

駕歸丹殿鳴珠珮繞衣鏤璧輪開扇華冠列綺筵蘭醑

申芳宴環階鳳樂陳瑇席珍羞薦舞蜨袖香新歌分落素塵歡迎歡懿戚慶叶慶初姻暑闌炎氣息涼早吹華辰方期六合泰共賞萬年春　郭正一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桂宮初服冕蘭掖早升笄禮盛親迎晉聲芬出降齊金龜開瑞鈕寶翟上仙梯轉扇承宵月揚旌照夕蜺　劉禕之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夢梓光青陛穠桃靄紫宮德優宸念遠禮備國姻崇萬戶聲明發三條葆吹通香輪送重景絲旆引仙虹　元萬

頃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離光應春夕帝子降秋期鳴瑜合薦響比玉麗穠姿和聲躋鳳掖交影步鸞墀　任知古奉和太子納妃公主出降詩曰帝子升青陛王姬降紫宸星光移雜珮月彩薦重輪龍旌翻地杪鳳管颺天濱槐陰浮淺瀨葆吹翼輕塵　胡元範奉和太子納妃詩曰帝子威儀絶儲妃禮度一作慶優疊鼓陪仙觀凝笳翼異畫軿鬱鬱神香滿奕奕彩雲浮排空列錦罽騰觀溢皇州金閨未息火玉樹鍾天愛月路飾還裝

星津動歸珮紫極流宸渥清規佇慈誨恩波洽九流光輝軼千載列席詔親賢式宴坐神仙聖文飛聖筆天樂奏鈞天曲池涵瑞影文宇孕祥煙小臣同百獸率舞悅堯年　裴守真奉和太子納妃詩曰瑜珮升青殿穠華降紫微還如桃李發更似鳳凰飛金屋貞離象瑶臺起婺嶶絲纓紛碧座繢羽泛褕衣雲路移彤輦天津轉明鏡仙珠照乘歸寶月重輪映望園嘉宴洽主第歡娛盛絲竹揚帝薫簪裾奉宸慶鬰雲藹曉光湛露晞朝陽天

文天景麗睿藻睿詞芳玉庭散秋色銀宮生夕涼太平超遼古萬壽樂無疆

增詒唐太宗冊太子妃詒曰配德元良必俟邦媛作儷儲貳允歸冠族祕書丞蘇亶長女門襲軒冕家傳義方柔順表質幽閑成性訓彰圖史譽流邦國正位儲闈實惟朝典可皇太子妃所司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增冊文唐太宗冊太子妃文曰惟爾祕書丞蘇亶長女族茂冠冕慶成禮訓貞順自然言容有則作合春宮實

協三善曰嬪守器式昌萬乘備茲令典仰惟國章是用命爾為皇太子妃惟欽哉其光膺命可不慎歟

冊公主一

增詩序王姬下嫁于諸侯車服不係其夫下皇后一等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褕翟疏曰王后五輅重翟為上厭翟次之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天子尊無二上故其女可下王后一等若諸侯之女下嫁則從其夫之爵漢制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諸王女皆封鄉亭翁主儀服同鄉亭侯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曰公主諸侯即自主婚故其女號翁

主翁者父也以列侯尚公主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宗正又有主傅東方朔傳昭平君醉殺主傅師古曰傅姆也中府東方朔傳館陶公主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後漢制同前漢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傳襲唐制公主皆封國視正一品太子女為郡主封郡視從一品親王女為縣主正二品神龍二年勅公主府設官屬鎮國太平公主儀比親王長寧安樂惟不置長史餘並同親王景龍四年停公主府依舊邑司慶隆元年六月

勑公主置府近有勑總停其鎭國太平公主府依舊永淳前公主食實戶不過二百而太平公主獨加五十聖歷時進及三千戶預誅二張功增號鎭國與相王均封五千薛武二家皆食實封主與相王衞王成王長寧安樂二公主給衞士環第十步一區持兵呵衞僭肖宮省神龍時與長寧安樂宜城新都定安金城凡七公主皆開府置官屬視親王安樂戶至三千長寧二千五百府不置長史宜城定安非韋后所生戶止二千凡公主封有以國名者郞國代國霍國是也有以郡名者平陽宣陽東陽是也有以美名者太平安樂長寧是也惟明皇之女皆以美名名之

開元禮冊公主設御幄於太極殿展宮懸鈒戟近仗入

陳於殿庭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即御座冊使等初入
門舒和之樂作侍中宣制曰冊某公主命公等持節展
禮中書令取公主冊授冊使前一日尚舍守宮設使者
及冊案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司賛設公主位於
長樂門外內殿前又設內命婦陪位內謁者監先取冊
案置於長樂門外近限公主花釵翟衣司言引就受冊
位冊使副使等進就次尚儀率女史詣門舁冊案入司
言賛公主冉拜尚儀執冊跪讀公主受冊以授司言又

再拜在位皆拜内謁者監傳報冊使等詣太極殿前復命以上文獻通考　會要代宗嘉豐普寧二公主同降有司具冊禮於光順門貞元元年嘉誠出降德宗幸望春亭臨餞厭翟敝不可乗以金根代之乗金根車自主始　四年二月七日太常卿董晉奏八日正衙冊新都長公主開元禮皇帝御正衙命使行冊禮陳樂懸貞元元年冊嘉誠二年冊長林帝不御正殿不設樂遂為故事新都以十日下降宜前一日於光順門行五禮勑其日於光順門即

行冊禮 按傳新都貞元十二年下嫁具禮光順門五禮由是廢 二十一年四月七日禮儀使奏舊制正衙命使使出含元殿西廊側門外登輅車從光範門入詣光順門進冊令請冊使出宣政門自興禮門出赴延英光順門進冊 岐陽下嫁杜悰帝為御正殿臨遣由西朝堂出復御延喜門止主車大賜賓從金錢開第昌化里疏龍首池為沼后家上尚父大通里亭為主別館 會要元和九年公主出降神策兵三百於光範門翼道京兆尹裴武為禮會使 以上玉海

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伏見公主上表稱妾李伏以臣妾之義取其賤稱家人之禮宜即區別公主上表請如長公主之例並云某邑公主第幾女上表郡縣主亦望依此例從之　宋公主冊禮嘉祐二年自文德殿奉冊印至内東門外禮直官引冊使副俱立東向位躬稱冊使王堯臣副使田況奉制授公主冊印内給事入諸公主前言訖出受冊印以授内謁者及主當内臣持冊印入内東門公主受訖升位引内命婦賀内給事引公

主謝皇帝皇后　嘉祐二年禮官言禮閣新儀公主出降前一日行五禮古者結婚始用行人告以夫家采擇之意謂之納采問女之名歸卜夫家廟吉以告女家謂之問名納吉今選尚一出朝廷不待納采又公主封爵已行誕告不得問名而卜之若納徵則既有進財請期則有司擇日宜稍依五禮之名存其物數俾知古者婚姻之事重而夫婦之際嚴如此亦不忘古禮之意也時兖國公主下嫁李瑋韶佚出降日令夫家主婚者具合

用鴈帛玉馬等物陳於内東門外以授内謁者進入内中付掌事者受之其馬不入　宋公主沿襲漢唐或以美名或以國姊妹曰長公主諸姑曰大長公主至祖姑則或加兩國政和三年蔡京為相建議以為不典始改為帝姬以二字易國名四字易兩國名至中興時復故

政和五年五月嘉德帝姬下嫁曹寅詔用新儀行盥饋之禮皇后宫闈送至第外命婦免從重和五年十一月蔡京請免茂德帝姬下降見舅姑行盥饋之禮詔不

允又詔神考治平間親灑宸翰以王姬下降躬行舅姑禮革去歷代沿習之弊以成婦道以風天下於是崇寧大觀以來詔有司講求典禮繼頒五禮新儀著為永法近聞徒有奉行之名而舅姑既不端坐返有下拜之禮甚失本意可自今恪遵新儀新儀見舅姑帝姬再拜奉棗栗腶脩次醴婦盥饋饗婦一如家人儀以上文獻通考

明册公主洪武九年於乾清宮設儀仗陳女樂上皮弁服中宮翟衣升御座女官充捧冊使者就殿上拜位傳制曰今册長女為某公主命尚宮正

某行禮舉册官以册授使者使者受册以詣華蓋殿公主服九翬四鳳冠翟衣立於殿西册使至公主詣拜位册使稱制宣册官取册立宣訖以授公主引禮就導引公主詣上前中宫前謝恩俱贊八拜公主授以金册會典

册公主二

增制唐蘇頲封常芬公主等制曰諸女皆封先王之制第二女等慶聯霄漢體自穠華嘗閱禮於后庭必聞詩於師氏朕撫臨億兆憲章古昔俾裂河山之賦用酬湯

沐之恩　孫遯封高都公主等制曰肅雍之範以成女德湯沐之賜爰著國章第十一女等生於公宮訓以師氏溫惠之性頗有天姿圖史之學仍聞日就初笄甫及外館將歸宜因待禮之期式備疏封之典　又改封永昌公主制曰普寧公主天泉浴德崇蘭發彩纂組之華每工於經目保阿之訓深得於稚年禮必叶中言無出閫從容珩璜之韻婉娩柔嘉之儀而疏封舊邦禮宜改避是擇美邑再申異恩可改封永昌公主

增冊文唐開元二十五年冊信成公主文曰於戲易著于歸詩稱下嫁所以正風化厚人倫也咨爾信成公主淑慎由衷聰明形外訓以師氏頗詳環珮之儀修其婦功更習紘綖之藝日徵先近年及有行宜錫徽章俾膺茂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光昭閫德弘長國風無怠厥心永綏介福可不慎歟　又冊昌樂公主文曰於戲好合之禮以正人倫肅雝之德用成婦道咨爾昌樂公主生知法度性與柔和亟聞彤史之言頗識

采蘋之事既閑内則式遵下嫁宜膺冊書之命以備車服之庸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欽崇四教承順六姻式是大邦受茲明命可不慎歟　又冊高都公主文曰於戲古之聖人垂訓作則必正内外之位以明婚姻之禮咨爾高都公主生於宮闈自稟幽閑之性教以師氏更彰柔順之則能循法度克慎言容魯館于歸沁園将啓宜膺冊命俾叶典章今遣使某副使某持節禮冊爾其自下於心增脩厥德式瞻清懿永固恩榮可

不慎歟　開元二十六年冊永寧公主文曰人倫式叙以正國風女子有行將成婦道咨爾永寧公主自幼及長終溫且恵引圖史為鏡鑑用和柔為粉澤許嫁而笄既遵於彞典備物之冊宜承於寵命今遣使某持節禮冊爾其謙恭自下淑慎為先無忝公宮之教永貽邦媛之則　又冊臨晉公主文曰古之帝女下嫁諸侯以正婚姻之大綱昭肅雝之令德咨爾臨晉公主蹈和成性體順為心頗協生知之敏更承師氏之訓柔明益著淑

慎攸彰兼四教而不違勤六行而無斁近日云吉嘉禮
有期宜稽彝章載光冊命今遣使某持節禮冊爾其克
遵法度用廣徽猷發明閫德垂範於後可不慎歟　貞
元元年冊嘉誠公主文陸贄撰　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
敦風化義之深實先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
秋書築館之儀易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祇考令典率
由舊章咨爾嘉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睦公宮稟訓
四德備修今遣使某持節冊命爾往欽哉下嫁諸侯諒

為古制肅雝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克家敬可以行已奉若茲道永孚于休懋敷王風勿墜先訓文苑英華

冊拜諸侯王一拜三公附

增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畢命序康王命作冊畢　周語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加

以宴好　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禄有功必賜爵禄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疏云王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　春秋疏天子賜諸侯之命書傳無正禮惟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僖十一年傳王賜晉惠公命周語王賜晉文公命皆是即位而賜之又賜之以主擬朝而合瑞諸侯即位禮必朝王即賜之命春秋之

時賜命禮廢惟文公即位而賜成公八年乃賜桓公追賜以上玉海

原後漢制拜諸侯三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云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以此異也謁者引當拜者前當座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以某為某丁孚儀安帝策夏勤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為司徒曰朕承天序維稽古建爾於位為漢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在乎寬允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秉國之鈞方祇厥序時亮天工可不慎歟勤其戒之此其例也讀策書畢拜者稱臣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御史前面立受璽印綬當受策者再拜頓

首三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除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皇帝為公興重坐受策者拜謝起就位禮畢　晉武帝咸寧三年始平濮陽諸王新拜有司奏依故事聽京城近臣諸王公主應朝賀者復上禮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按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令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又按太始三

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太常王師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令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公侯大臣御座為起在輿為下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寮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子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

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與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言臨軒拜三公不應有樂和云禮無其文按衞宏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暢賔主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事於樂又按六冕之服主於祭祀唯婚特用之他事未見服冕者故拜三公不應服冕

增南史褚淵為録尚書事有司疑立

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無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事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宜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玉海

原北齊策諸王以臨軒日上水一刻吏部令史乘馬賫名板詣王第王乘高車鹵簿至東掖門止乘軺車既入至席尚書讀策以授王又授章綬事畢出軺車入鹵簿

乘高車詣閶闔伏閤表謝報訖拜廟還第即拜鴻臚卿持節吏部尚書授策侍御史授節使者受而出乘軺持節詣王第入就西階東面王入立於東階西面使者讀策博士讀板王俛伏三稽首還本位謝如上儀在州鎮則使者受節策乘車至州如王第諸王三公儀同尚書令五等開國太妃公主恭拜冊軸一枚長二尺以白練衣之用竹簡十二枚六枚與軸等六枚長尺二寸文出集書書皆篆字哀冊贈冊亦同諸王五等開國及鄉男

恭拜以其封國所在取社稷壇方面土苞以白茅內青箱中函方五寸以青塗飾封授之以為社　隋臨朝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不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授冊訖授茅土焉

增唐開元禮臨軒冊命諸王大臣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羣官次於朝堂大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諸衛列仗受冊者服朝服從第備鹵簿集朝堂次皇帝即御座受

冊者立於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引冊案中書令稱有制受冊者再拜中書令讀冊訖受冊者進受持案者以案退冊三師三公親王皇帝服衮冕之服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黄令陳車輅尚輦陳輿輦諸衛設黄麾半仗受冊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　會要貞觀八年勅拜三師三公尚書令雍州牧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左右僕射並臨軒冊授太子三少侍中中書令六尚書諸衛大將軍特進鎮國大將軍光禄大夫太子詹事九卿都督

及上州刺史在京者朝堂受冊光宅二年並停　大歷十四年五月臨軒冊尚父子儀於宣政殿自神龍以來冊禮久廢惟天寶末冊楊國忠為司空至是復行貞元三年四月李晟拜太尉中書令帝坐宣政殿引見備冊禮受冊訖備羽儀乘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奏禮畢宰相攝之時宰相張延賞欲輕其禮令兵部尚書攝中書令左散騎常侍攝侍中臨軒冊命宰臣不親行事自此始　長慶二年

三月景辰守司徒裴度正衙受册　太和四年裴度進司徒表辭册禮　宋朝親王大臣例辭册禮以上玉海　明會典凡册立親王洪武初皇帝預告太廟及期臨軒拜册年幼者則遣官保抱以從事洪武三年册封諸王時齊潭趙魯四王年幼皆遣官齎册寶授之　成化末年更定即日告内殿建遣節使就各王府册立之罷預告臨軒之禮

册拜諸侯王二

原册文唐太宗册梁州都督漢王元昌曰夫易陳利建

道貫三才傳稱夾輔業昌百代是以周之魯衞式固維
城漢之梁趙克崇磐石惟爾幼聞教義器識聰敏早開
土宇禮數優崇逷矣南鄭襟帶西蜀按部之重茂親是
用錫以茅土賦兹典册爰誓山河永作藩屛朕聞曰事
君盡禮資於孝敬爲政以德始於仁厚故士無貴賤由
之者揚名時無古今背之者汙行爾往欽哉去奢從儉
遠佞尊賢克勤匪懈垂憲乃後可不愼歟　又册荆州
都督荆王元景曰夫建官之道實資明德列爵之義必

侯茂親故晉鄭佐周功宣於寅亮間平輔漢業崇於藩屏惟爾業尚忠肅器懐恭懿幼禀庭訓早膺朝寵仁恕聞於封畿廉平著於方策荆衡作鎮江漢為紀包括巴漢之域跨躡吳越之郊褰帷永詰分珪僉屬是用備兹令典錫以休命奄有楚甸代為唐輔可不慎歟　增唐咸通三年冊魏王文曰夫翦珪分器事炳周經裂地疏封道光漢冊莫不克隆磐石作固本枝並建親賢以崇藩翰咨爾長男佾通輝日月禀慶霄漢蔭若木之凝華

派璿源之積潤早彰樂善之規夙有辨賾之智卓爾器
度藹然嶷猷宜荷寵章以開土宇今遣某官持節冊爾
為魏王於戲河外名都漳滏奧宅爾其竭奉上之孝敬
慎臨下之儀刑守道宜鑒於遠名尊賢無忘於置醴用
新魯衛之政以昭間平之德服我休命可不慎歟　又
冊蜀王文曰夫堯序九族周列五等事高維翰道在睦
親況居帝子之尊宜荷封王之典用彰慶羨以固洪基
咨爾第三男佶騰英日域儲秀星樞已多秤象之能纔

是勝衣之歲靜不好弄言必成文曾無紈綺之心每服
詩書之訓嘉其幼智錫以大封今遣某官持節冊爾為
蜀王爾其宅於坤維建諸赤社疏以江漢鎮以岷嶓列
為侯王爾週我宮禁以謹恭而接下秉忠孝以律身服是
寵光終於戒慎　光化元年冊雅王文曰周王之嗣分
茅土者十五國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朕以寡昧
之資奉神靈之統每顧諸子實惟天休期訓導之將成
諒封建之可享咨爾第十一男祺方當稚齒復在深宮

有知憂知懼之心見聞詩聞禮之志今遣某官持節冊爾為雅王於戲受冊之命重屬汝躬列聖在天百辟在位在天必聽在位必觀罔怠交修用承多祐（以上文苑英華）

增制唐元和元年封鄧王等制曰昔周室制法備建宗盟漢室垂統畢封子弟其盛也二南教化首在國風其詳也九國土疆載在侯表朕嗣守丕業惟懷遠圖永言磐石之固宜秉价人之重男平原郡王寧等孝友忠敬温文惠和禀其樂善之姿強於好古之學君親之教罔

敢失墜保傅之言亦惟佩服由是寡悔至於通方庶可
膺兹典章列是藩屏疏爵以冠於侯伯分茅以賜於山
川用明至公且協前訓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乾
寧元年封棣王等制曰我國家奄宅中區光啓祖業析
圭胙土唯親與賢故本根茂而枝葉榮王室尊而屏藩
壯肆予眇末叨獲纂承賴至道之元慈鍾列聖之餘慶
顧兹肖嗣實謂蕃昌爰稽典謨用建邦土第三男栩等
皆生知孝敬志樂文儒問安靡曠於晨昏稟訓每由於

詩禮智有刻舟之妙辨多對日之奇是宜分以白茅錫其朱邸叶犬牙於漢制光麟趾於周詩於戲器以琢成道由學顯勉禀君親之教敬承友傅之規勿追平樂之歡無好任城之勇懋建厥德永孚於休

原奏陳尚書八座奏封鄱陽王伯山曰臣聞本枝惟茂宗周之業以弘磐石既建皇漢之圖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昌丕緒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齠年表奇姿於此日光昭丹掖輝映青闈而玉珪

未執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蕃戚臣等參議

宜封鄱陽王

增表宋王拱辰賀皇長子封公表曰建親授社屏翰於

王家封子維城安疆於國幹誕揚休命敷告羣倫均海

寓之歡心洽朝廷之大慶竊以宗藩錫瑞賢戚分疆周

列侯邦半諸姬而啓土漢有天下非劉氏則不王皆所

以滋大本枝維持京室綿鼎數於穹壤固廟祏於山河

屬我熙朝益隆茂典

嗣立　卜嗣　立長　立賢　俱併入

原承祧　冡嫡承祧繼體　纂服　禮纂乃祖服又曰纂乃考服　繼體　繼體而立先職前修後嗣　嗣德　書　慶襲　賞延　賞延於世　統承　統承先王　世及　禮大人世及　濟美　左傳世濟其美不隕其名　象賢　禮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堂構　書若考作室其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注言不能嗣父　弓冶　禮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踐脩　書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　負荷　左傳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言不嗣也　勸善　楚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乃立其孫箴尹克黃　復始　左傳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建德　左傳天子建德又曰選建明德以藩屏周　置善　置善則固

尚年 左傳五叔無官豈尚年哉

序齒

嗣宗職 左傳使嗣宗職

守前烈 嗣守前人成烈

纘祖考 詩纘戎祖考

世爵祿 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又禮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謂天子大夫也不世爵而世祿進賢也

長則順 左傳立長則順

外而安 魏劉表字景升二子琦琮表愛琮而琦不自寧引諸葛亮上樓去梯曰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悟遂謀出守

龜有知 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詳佩玉注

筮何疑 衛孔成子筮立公子元遇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屯象曰利建侯故成子立靈公元衛靈公名

桓母貴 公羊曰隱長又賢故大夫扳而立之何以不宜立立嗣以嫡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瑶心狠 國語智桓子將以瑶為後智果曰不如宵桓子曰宵也狠曰宵

之狠在面瑤之狠在心心狠敗國面狠不害若立瑤智宗必滅竟立瑤果滅智氏

智測藏符　史趙簡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先得者賞諸子馳至無所得無卹曰已得矣常山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乃廢伯魯而立無卹是為襄子

哀辭佩玉　禮記衛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壓紐之祥　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以璧見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於太室之庭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皆壓紐平王即公子棄疾

增規墨之兆　國語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名之曰黑臀

原無忌之弟好仁　左傳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無忌不才讓其可乎

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注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宣子也田蘇晉賢人也

周子之兄無慧左傳晉欒書中行偃弑厲公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

增六順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五利

集菀晉驪姬欲立奚齊使優施飲里克酒為暇豫之歌曰人皆集於菀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為菀何為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居奇史記子楚為秦質子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楚為適嗣

原恭承國命　克紹家聲　榮分茅土　慶襲弓裘　食其舊德　纂乃前修　祿以勸賢　爵惟及嗣　臣能匡國

必酬世禄之勳　子合成家宜荷賞延之寵

廢嫡立庶 庶孽條併入

原孽子 賤而有寵曰孽　孽子 何休注公羊曰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曰孽　奪宗

匹嫡 左傳孽子配嫡言如嫡也　增宣王立戲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甫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　臧孫立紇 季武子無適子訪於臧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臧孫曰飲吾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注公彌公鉏悼子紇也　原仲子

舍孫 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

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惠子廢嫡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楚舉恒少左傳楚國之舉恒在少者

單劉贊私子朝言單劉贊私立少蓋反詞以誣之

無卹母翟婢史姑布子卿見無卹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

田文母賤妾史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嬰以文為太子是為孟嘗君

廢嫡立庶二

增辨陳祥道禮書辨嫡上篇曰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

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子不識何

據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内則以冢子母弟為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

下篇曰木之正出為本旁出為枝子之正出為嫡旁出為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絶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

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

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名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每每趨禍良可悼也

為人後一

増漢宣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謚號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以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尊戾夫人曰戾后益置

奉園戶文獻通考　成帝綏和元年議立嗣皆以為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孔光獨以為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尚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為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王後通鑑　哀帝立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宜為共皇立廟京師大司空師丹以為不可曰禮為

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陛下既繼體先帝特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
平帝元始中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諡蔡義也
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謹與大司徒晏

等平晏也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
孝昭皇帝後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
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謬本義父
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
武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請
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不修奏可　光武帝建武三年
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十九年五
月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

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髙廟陳叙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厠尊不合禮意昔髙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别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詔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

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既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度人神弗祐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邪佞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

金策藏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晉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援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琳等亦稱引魏制以為不可故追贈吳王為太保而已　宋英宗治平初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典禮詔翰林學士王珪等集議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王珪敕吏以光手藁為案議上歐陽脩以為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為

皇考太后聞之手詔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
宜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
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
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
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
向詔羣臣議濮安懿王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
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
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詞飾說惑誤聖

德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敕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同昭穆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三
年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
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
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
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謹遵稱親而不敢當追崇
之典侍講呂公著復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
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遥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
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

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議於仁宗無兩
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
寢罷不報　明世宗初即位命禮官集議興獻王典禮
尚書毛澄等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嗣而以楚王孫後
定陶師丹以為得禮今上入繼大統宜以孝宗為考興
獻及妃為皇叔父母祭告上箋稱姪署名而令益王子
崇仁王後興國上曰父母可移易乎命再議大學士楊
廷和等復言程頤濮議最得義禮之正皇上采而行之

可為萬世法不聽時進士張璁上疏言漢哀宋英皆預

立為皇嗣養之宫中是明為人後者故師丹司馬光之

論施於彼時猶可今武宗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

當立初未嘗明著為孝宗後故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

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絶其親則不可復與

桂蕚疏言考孝宗非是以伯孝宗而考興獻為正三年

九月遂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

皇帝主别立禰廟十七年因同知豐坊言奉獻皇帝為

睿宗九月大享上帝奉睿宗祀

為人後二

原置後無子則為之置後 卜後禮卜所以為後者 求喬為後蜀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三子本字仲慎亮未有子求喬為後瑾啓吳王而遣之以為嫡故改其字喬子攀亮後自有子攀還復為瑾後

以恭為嗣後漢伏恭字叔齊湛之兄子湛弟無子以恭為嗣 贖字稚文治齊詩位至光禄勲無

少繼從父宋書謝弘微本名密年十歲出繼從叔父峻 長還本生晋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曽孫也出繼叔父從居新安謐年四十叔父有子謐喪本生遂還其父

兄弟承襲封爵令王公以下無子孫以兄弟為後生經侍養者聽承襲若死王事雖不經侍養

亦聽承襲

養子襲爵後漢順帝聽中官以養子為後代封襲爵不與射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不別籍晉殷仲堪臨荊州有子孫繼親族無後者惟令主蒸嘗不聽別籍以避役也增姪孫為後事文類聚唐白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兄子為後宋司馬光以兄子康為嗣

為人後三

增議宋司馬光濮安懿王典禮議曰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

者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曰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施於彼則不得專一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例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母后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維宗廟之重祗承天地之意

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拔聖明授以大業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永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皆先帝之德也臣等切以為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考之古今實為宜稱　劉敞為兄後議曰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

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弗取故不以諸父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七廟五廟之序所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於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者焉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父亦猶父之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

弒僖不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
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
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
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兄弟矣則正其禮使
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春秋謂之子嬰齊以
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用於常變用於變者也
既正其子名則僖公不得不以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
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迭毀之次不得不以一代

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臣子一體而已故實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況國乎國爾猶重之況天下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

教不子而輕其所托也此文仲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

致堂胡氏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既名其所後為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為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為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父母以明當降之義降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戾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為人後

者云云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為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疏之也知其不可稱考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疎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其不契於理既為伯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叔父母之昭昭然矣馬氏曰胡氏之說辨則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取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為伯父乎為叔父乎於所

後父為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為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考昭帝可也昌邑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為子乎為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　胡氏又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簒時漢祚既絶光武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張純等議斷然從之曾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寡恩之譖

既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以上文獻通考

增解辨明薛蕙為人後觧曰禮之所以立後曰重大宗也小宗無子以為可以絶者也故不為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絶故立後以繼之小宗不可擬大宗故曰重大宗也曷為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大宗者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者祖之旁體也支也本存而支亡亡而

猶存也尊者存焉耳本亡而支存存而猶亡也存者微矣是故小宗無後祖不絶大宗無後祖絶矣禮之後大宗不後小宗重絶祖也雖然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古者公子為卿大夫及始仕而為大夫者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大宗故曰大宗者卿大夫之禮也此卿大夫也而不可絶葢知天子之不可絶矣大宗者繼別云爾曰尊之統也收同族云爾曰收族者也天子之統受之始祖始祖受之天不啻尊之統也内治同姓外治異姓

不嘗收族者也甚大宗矣是故不可絕也故天子無嗣
建支子以後天子禮也支子後天子適子不為後乎禮
之正者支子為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為後矣何言乎禮
之變者適子亦為後適子不為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
統焉耳明小宗之統為重也益知天子之統為尤重矣
故適子可以後大宗可以後大宗斯可以後天子矣天
子者始祖之體大統之所在尊則無上親則本始也諸
侯雖有尊焉不敢信其尊矣雖有親焉不敢專其親矣

信其尊嫌於貳君尊其親嫌於貳祖故諸侯嫡子後天子者不敢遂其尊親也尊親者人之至重也然而不敢遂焉示猶有至重者也繼大統者因斯舉也而知其所由來則可以事天可以保宗廟可以有天下是故明於為人後之義者措諸天下無難矣　又為人後辨曰陛下繼祖體而承適統合於為人後之義坦然明白廼有二三臣者詭經畔禮以惑聖聽其曰陛下為獻帝不可奪之嫡嗣按漢石渠議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止有一

適子當絶父祀以後大宗否戴聖曰大宗不可絶禮言適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子耳族無庶子則當絶父以後大宗晉范汪曰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此二説者其亦得禮意矣夫謂得禮意者以其别祖禰之統權大宗小宗之輕重而達於立後之義也蓋人子雖有適庶其親親之心一也而禮適子不為後庶子得為後者此非親其父母有厚薄也直繫於傳重收族不同耳今之言者不推本祖

禰惟及其父母而止此弗忍薄其親而忍遺其祖也其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乃漢儒邪說此踵歐陽脩之謬也夫為人後為之子其言出於公羊固漢儒所傳者然於儀禮實相表裏古今以為折衷未有異論者也藉若脩之說其悖禮甚矣禮為人後者斬衰三年此子於父母之喪也以父母之喪服之不曰為之子而何其言之悖禮一也傳言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其若子者由為之子故爾傳明言若子今

顧曰不為之子其言之悖禮二也為人後者不為之子然則稱謂之間將不曰父而仍曰伯父叔父乎其言之悖禮三也又立後而不為之子則古立後者皆未嘗實子之而姑偽立是人也是聖人偽教人以立後而實則無後焉耳其言之悖禮四也夫無後者重絕祖考之祀故立後以奉之今所後既不得而子則祖考亦不得而孫矣豈可以入其廟而奉其祀乎其言之悖禮五也由此觀之名漢儒以邪説無乃其自名也抑二三臣者亦

自度其說之必窮也於是又為遁詞曰夫統與嗣不同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此一言者將欲以盡廢先王為人後之義歟則尤悖禮之甚者也夫禮為大宗立後者重其統也重其統不可絶迺為之立後至於小宗不為立後者統可以絶則嗣可以不繼也是則以繼統故繼嗣繼嗣所以繼統也故禮為人後言繼嗣也後大宗言繼統也統與嗣非有二也其何不同之有自古帝王入繼者必明為人後之義而後可以繼統蓋不

為後則不成子也若不成子夫安所得統而繼之故為
後也者成子也成子而後繼統又將以絶同宗覬覦之
心焉聖人之制禮也不亦善乎抑成子而後繼統非獨
為人後者爾也禮無生而貴者雖天子諸侯之子茍不
受命於君父亦不敢自成尊也春秋重授受之義以為
為子受之父為臣受之君故穀梁子曰臣子必受君父
之命斯義也非直尊君父也亦所以自尊焉耳今說者
謂倫序當立斯立已是惡知禮與春秋之意哉若夫前

代之君間有弟終而兄繼姪終而伯叔父繼者此遭變不正者也然多先君之嗣先君於已則考也已於先君則子也故不可考後君而亦無兩統二父之嫌若晉之哀帝唐之宣宗是已其或諸侯之嗣則未有仍考諸侯而不考天子者也陛下天倫不先於武宗正統不自於獻帝是非予奪至為易辨而二三臣者猥欲比於遭變不正之舉故曰悖禮之尤者也

異姓為後一

原衛繼　白帖兄弟五人為縣功曹縣長張君無子乞繼父許之時禁異姓為後故復衛氏

陳矯　晉書陳騫父矯魏司徒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及其薨劉氏弟子疑所服以問王肅荅曰昔陳司徒喪母諸儒陳其子無服甚失理矣為外祖父母小功此以異姓而有服者豈可以母之所生反重於父之所生不亦左乎為人後者其婦為舅姑大功婦他人也猶為夫故父母降一等祖至親也而可以無服乎推婦降一等則子孫宜依本生而降一等

莒人滅鄫　穀梁注莒是鄫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

冠子繼劉　蜀劉封本羅侯冠氏之子先主至荊州未有繼嗣養封為子

姊子為嗣　吳朱然本姓施氏朱治姊子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啓孫策乞為嗣然為治行服訖乞依本姓不許然子復為施氏也

外孫奉後　晉書賈充妻郭槐性妬忌子黎民年三歲

見充入喜充就而拊之槐謂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念戀死充遂無嗣及薨槐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表陳是充遺意詔曰外孫骨肉至近推恩計情合於人心其以謐爲嗣自非功如太宰不得以爲比 庇身他族 忘情本根 家立異姓爲後則曰亡 國立異姓爲後則曰滅非其祖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

異姓爲後二

原議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答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項世人無

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血之恩無絶道也異姓之義可同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於女子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為異姓作後其子亦當從於父母服之也父為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及其姊妹為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稱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於異姓今

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昭穆之序違經典紹繼之義也　魏時或為四孤論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親其死必者有俗人以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教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為後於是便欲還本姓為可然否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為後禮也家語曰絶嗣而後他人於理為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養以活且褒姒長養於褒便稱曰褒姓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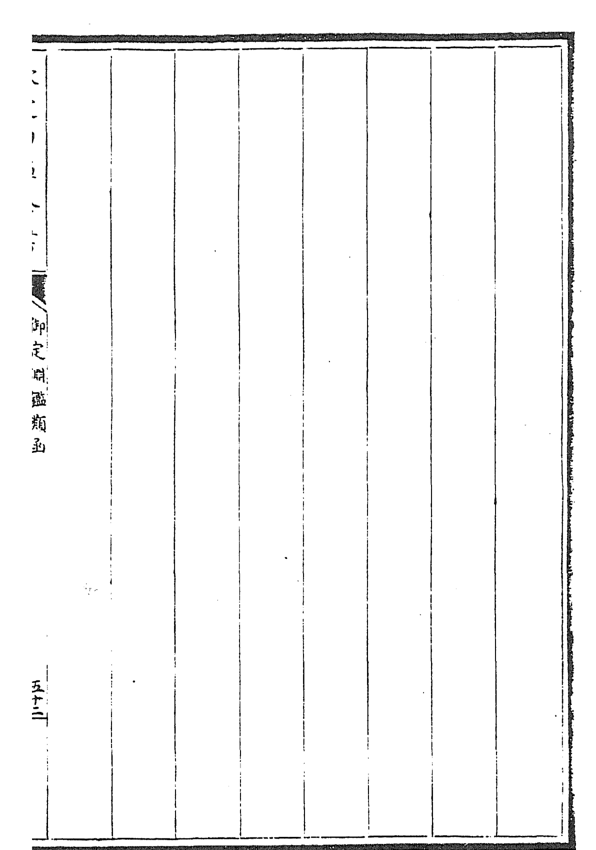
常也其家若絶嗣可四時祀之於門戶外有子可以為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大理王朗議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絶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吾以為田議是矣徐幹曰祭所生父母於門外不如左右邊特為立宮室別祭也王修議曰當須分別此兒有識未有識耳有識以往自知所生雖創更生之命受養育之慈枯骨復肉亡魂更存當以生活之恩報公嫗不得出所生而背恩情報生以死報施以力古之道也軍謀史于達叔議曰

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於二家棄本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絶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為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絶之君子以為不孝及其復為母子傳以為善今宜謂子竭其筋力報於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為報父在為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己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戚報恩備矣按崔凱喪制駁曰以為宜服齊縗周方之繼父之同居者宋

庾蔚之議曰四孤之父母是事硋五愛反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為後而苟使其子不存耶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既為人後何不戴其姓神不歆非類蓋捨已族而取他族為後若已族無所取後而養他子者生得養已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絶嗣者便當應還本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縗周若二家俱無後則宜得所養家依為人後服其本親

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别立室以祭祀是也　增宋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隂已絶矣盖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吕政絶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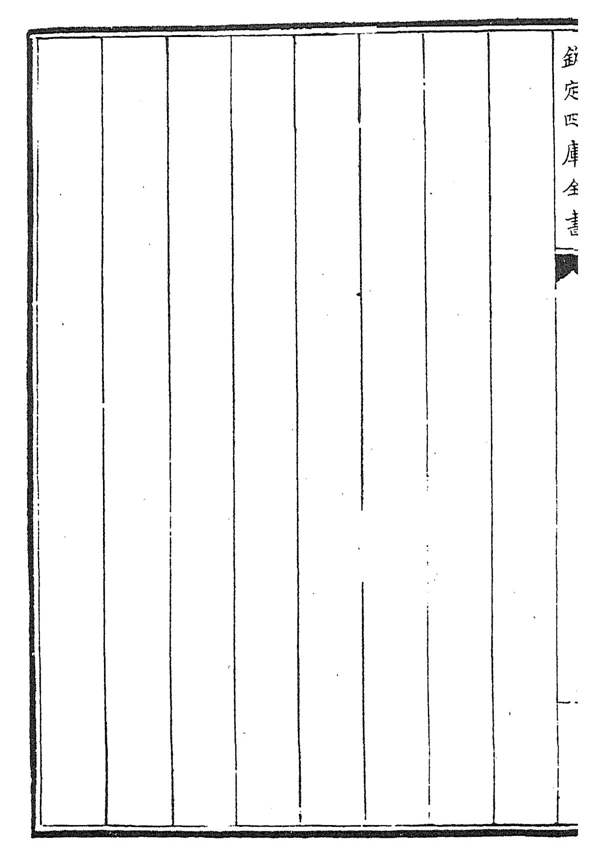
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
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
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
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
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
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踈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為後
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
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性理大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一百七十七

謹案第三十四頁前一行擇建支子刊本建訛見

據三國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閻學澄